



唐 宋 傳 奇 集

冊 下

魯 迅 校 錄

665

8



# 唐宋傳奇集下冊目錄

## 卷六

- 隋遺錄上……………顏師古(二一五)  
隋遺錄下……………顏師古(二二〇)  
隋煬帝海山記上……………缺名(二二四)  
隋煬帝海山記下……………缺名(二三四)  
迷樓記……………缺名(二四三)  
開河記……………缺名(二四九)

## 卷七

- 綠珠傳……………樂史(二六五)

卷八

楊太真外傳上	樂史(二七一)
楊太真外傳下	樂史(二八三)
梳紅記	張實(二九七)
趙飛燕別傳	秦醇(三〇一)
譚意歌傳	秦醇(三〇九)
王幼玉記	柳師尹(三一九)
王榭傳	缺名(三二六)
梅妃傳	缺名(三三三)
李師師外傳	缺名(三三九)

卷末

稗邊小綴……………魯迅（三四九）

# 唐宋傳奇集卷六

## 隋遺錄卷上

唐顏師古撰

大業十二年，煬帝將幸江都，命趙王侗守東都。宮女半不隨駕，爭泣留帝。言遼東小國，不足以煩大駕，願擇將征之。攀車留借，指血染鞅。帝意不回，因戲以帛題二十字賜守宮女云：「我夢江南好，征遼亦偶然。但存顏色在，離別只今年。」車駕既行，師徒百萬前驅。大橋未就，別命雲屯將軍麻叔謀，濬黃河入汴隄，使勝巨艦。叔謀銜命，甚酷，以鐵脚木鵝試彼淺深，鵝止，謂濬河之夫不忠，隊伍死水下。至今兒啼，聞人言「麻胡來」，卽止。其說言畏人皆若是。帝離都旬日，幸宋何妥所進牛車。車前隻輪高廣，疎釘爲刃，後隻輪庫（皮臑反）下，以柔榆爲之，使滑勁不滯，使牛御焉（車名見何妥

傳。自都抵汴郡，日進御車女。車幃（許偃反）垂絞綃網，雜綴片玉鳴鈴，行搖玲瓏，以混車中笑語，冀左右不聞也。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，年十五，腰肢纖墮，睽冷多態。帝寵愛之特厚。時洛陽進合蒂迎輦花，云得之嵩山塢中，人不知名。採者異而貢之。會帝駕適至，因以迎輦名之。花外殷紫，內素膩菲芬，粉藥，心深紅，跗爭兩花。枝幹烘翠類通草，無刺，葉圓長薄。其香穠芬馥，或惹襟袖，移日不散，嗅之令人多不睡。帝命寶兒持之，號曰司花女。時詔虞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敕于帝側，寶兒注視久之。帝謂世南曰：「昔傳飛燕可掌上舞，朕常謂儒生飾于文字，豈人能若是乎？及今得寶兒，方昭前事。然多愁態。今注目於卿。卿才人，可便嘲之。」世南應詔爲絕句曰：「學畫鴉黃半未成，垂肩褰袖太愁生。緣愁却得君王惜，長把花枝傍筆行。」上大悅。至汴，上御龍舟，蕭妃乘鳳舸，錦帆彩纜，窮

極侈靡。舟前爲舞臺，臺上垂蔽日簾。簾卽蒲擇國所進，以負山蚊虻  
紐蓮根絲，貫小珠，間睫編成，雖曉日激射，而光不能透。每舟擇妍  
麗長白女子千人，執雕板鏤金楫，號爲殿脚女。一日，帝將登鳳舸，  
凭殿脚女與絳仙肩。喜其柔麗，不與羣輩齒，愛之甚，久不移步。絳  
仙善畫長蛾眉。帝色不自禁，回輦召絳仙，將拜婕妤。適值絳仙下嫁  
爲玉工萬羣妻，故不克諧。帝寢興罷，擢爲龍舟首楫，號曰崑崙夫  
人。由是殿脚女爭效爲長蛾眉。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，號爲蛾綠螺  
子。黛出波斯國，每顆直十金。後徵賦不足，雜以銅黛給之，獨絳仙  
得賜螺黛不絕。帝每倚簾視絳仙，移時不去，顧內謁者云：「古人言  
『秀色若可食』。如絳仙，真可療飢矣。」因吟持楫篇賜之，曰：  
「舊曲歌桃葉，新粧豔落梅。將身倚輕楫，知是渡江來。」詔殿脚女  
千輩唱之。時越溪進耀光綾，綾紋突起，時有光彩。越人乘樵風舟，

泛于石帆山下，收野繭繰之。繰絲女夜夢神人告之曰：「禹穴三千年一開。汝所得繭，卽江淹文集中壁魚所化也。絲織爲裳，必有奇文。」織成果符所夢，故進之。帝獨賜司花女泊絳仙，他姬莫預。蕭妃恚妬不懌，由是二姬稍稍不得親幸。帝常醉遊諸宮，偶戲宮婢羅羅者。羅羅畏蕭妃，不敢迎帝，且辭以有程妃之疾，不可薦寢。帝乃嘲之曰：「箇人無賴是橫波，黛染隆顛簇小蛾。幸好留儂伴成夢，不留儂住意如何？」帝自達廣陵，宮中多做吳言，因有儂語也。帝昏酒滋深，往往爲妖祟所惑，嘗游吳公宅雞臺，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，尙喚帝爲殿下。後主戴輕紗皂幘，青綽袖，長裾，綠錦純緣紫紋方平履。舞女數十許，羅侍左右。中一人迴美，帝屢目之。後主云：「殿下不識此人耶？卽麗華也。每憶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子北渡。爾時麗華最恨方倚臨春閣試東郭魏紫毫筆，書小研紅綃作答江令『璧月』句。詩



詞未終，見韓擒虎躍青驄駒，擁萬甲直來衝人，都不存去就，便至今日。」俄以綠文測海蠶，酌紅梁新醞勸帝。帝飲之甚歡，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。麗華辭以拋擲歲久，自井中出來，腰肢依拒，無復往時姿態。帝再三索之，乃徐起，終一曲。後主問帝：「蕭妃何如此人？」帝曰：「春蘭秋菊，各一時之秀也。」後主復詩十數篇，帝不記之，獨愛小窗詩及寄侍兒碧玉詩。小窗云：「午睡醒來晚，無人夢自驚。夕陽如有意，偏傍小窗明。」寄碧玉云：「離別腸猶斷，相思骨合銷。愁雲若飛散，憑仗一相招。」麗華拜帝，求一章。帝辭以不能。麗華笑曰：「嘗聞『此處不留儂，會有留儂處。』安可言不能？」帝強爲之操觚曰：「見面無多事，聞名亦許時。坐來生百媚，實箇好相知。」麗華捧詩，嘖然不懌。後主問帝：「龍舟之遊樂乎？始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上，今日復此逸遊。大抵人生各圖快樂，曩時

何見罪之深耶？三十六封書，至今使人怏怏不悅。」帝忽悟，叱之云：「何今日尙目我爲殿下，復以往事訊我邪？」隨叱聲恍然不見。

## 隋遺錄卷下

唐顏師古撰

帝幸月觀，煙景清明。中夜，獨與蕭妃起臨前軒。簾掩不開，左右方寢。帝凭妃肩，說東宮時事。適有小黃門映蕭徽叢調宮婢，衣帶爲蕭徽買結，笑聲吃吃不止。帝望見腰支纖弱，意爲寶兒有私。帝披單衣亟行擒之，乃宮婢雅娘也，回入寢殿，蕭妃諛笑不知止。帝因曰：「往年私幸妥娘時，情態正如此。此時雖有性命，不復惜矣。」後得月賓，被伊作意態不徹。是時儂憐心，不減今日對蕭娘情態。曾效劉孝綽爲雜憶詩，常念與妃。妃記之否？」蕭妃承問，卽念云：「憶睡時，待來剛不來。卸粧仍索伴，解珮更相催。博山思結夢，沉水未成

灰。」又云：「憶起時，投籤初報曉。被惹香黛殘，枕隱金釵鼻。笑動上林中，除却司晨鳥。」帝聽之，咨嗟云：「日月遄逝，今來已是幾年事矣。」妃因言「聞說外方羣盜不少，幸帝圖之。」帝曰：「儂家事，一切已託楊素了。人生能幾何？縱有他變，儂終不失作長城公。汝無言外事也！」帝嘗幸昭明文選樓，車駕未至，先命宮娥數千人昇樓迎侍。微風東來，宮娥衣被風綽，直拍肩項。帝視之，色荒愈熾。因此乃建迷樓，擇下俚稚女居之，使衣輕羅單裳，倚檻望之，勢若飛舉。又蒸名香於四隅，煙氣霏霏，常若朝霧未散，謂爲神仙境不我多也。樓上張四寶帳，帳各異名：一名散春愁，二曰醉忘歸，三曰夜酣香，四曰延秋月。粧奩寢衣，帳各異製。帝自達廣陵，沉酒失度，每睡，須搖頓四體，或歌吹齊鼓，方成一夢。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，每寢必召，命振聳支節，然後成寢，別賜名爲「來夢兒。」蕭妃

嘗密訊俊娥曰：「帝常不舒，汝能安之，豈有他媚？」俊娥畏威，進言：「妾從帝自都城來，見帝常在阿妥車。車行高下不等，女態自搖。帝就搖怡悅。妾今幸承皇后恩德，侍寢帳下，私效車中之態以安帝耳，非他媚也。」他日，蕭后譴罪去之，帝不能止。暇日登迷樓，憶之，題東南柱二篇云：「黯黯愁侵骨，緜緜病欲成。須知潘岳鬢，強半爲多情。」又云：「不信長相憶，絲從鬢裏生。閑來倚樓立，相望幾含情。」殿脚女自至廣陵，悉命備月觀行宮，由是絳仙等亦不得親侍寢殿。有郎將自瓜州宣事迴，進合歡水果一器。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絳仙，遇馬急搖解。絳仙拜賜私恩，附紅牋小簡上進曰：「驛騎傳雙果，君王寵念深。寧知辭帝里，無復合歡心。」帝省章不悅，顧黃門曰：「絳仙如何？何來辭怨之深也？」黃門懼，拜而言曰：「適走馬搖動，及月觀，果已離解，不復連理。」帝意不解，因言

曰：「絳仙不獨貌可觀，詩意深切，乃女相如也。亦何謝左貴嬪乎？」帝于宮中嘗小會，爲拆字令，取左右離合之意。時杏娘侍側。帝曰：「我取杏字爲十八日。」杏娘復解羅字爲四維。帝顧蕭妃曰：「爾能拆朕字乎？不能當醉一杯。」妃徐曰：「移左畫居右，豈非淵字乎？」時人望多歸唐公，帝聞之不懌，乃言：「吾不知此事，豈爲非聖人耶？」于是姦蠹起于內，盜賊生于外，值閣裴虔通，虎賁郎將司馬德勤等，引左右屯衛將軍字文化及將謀亂，因請放官奴分直上下。帝可奏，卽宣詔云：「門下！寒暑選用，所以成歲功也。日月代明，所以均勞逸也。故士子有遊息之談，農夫有休勞之節。咨爾髦衆，服役甚勤，執勞無怠。埃壒溢于爪髮，蟻虱結于兜鍪。朕甚憫之，俾爾休晉從便。噫噫！無煩方朔滑稽之請，而從衛士遞上之文。朕于侍從之間，可謂恩矣。可依前件事！」是有焚草之變。

右大業拾遺記者，上元縣南朝故都，梁建瓦棺寺閣。閣南隅有雙閣，閉之，忘記歲月。會昌中，詔拆浮圖，因開之。得荀筆千餘頭，中藏書一帙，雖皆隨手靡潰，而文字可紀者，乃隋書遺藁也。中有生白藤紙數幅，題爲南部煙花錄，僧志徹得之。及焚釋氏羣經，僧人惜其香軸，爭取紙尾拆去。視軸，皆有魯郡文忠顏公名，題云手寫。是錄卽前之荀筆，可不舉而知也。志徹得錄前事，及取隋書校之，多隱文，特有符會，而事頗簡脫。豈不以國初將相，爭以王道輔政，顏公不欲華靡前跡，因而削乎？今堯風已遠，德車斯駕。獨惜斯文湮沒，不得爲辭人才子談柄，故編云大業拾遺記。本文缺落，凡十七八，悉從而補之矣。

## 隋煬帝海山記上

余家世好蓄古書器，惟煬帝事詳備，皆他書不載之文。乃歸以成記，傳諸好事者，使聞其所未聞故也。

煬帝生於仁壽二年，有紅光竟天，宮中甚驚，是時牛馬皆鳴。帝母先是夢龍出身中，飛高十餘里，龍墮地，尾輒斷。以其事奏於帝，帝沈吟默塞不答。帝名勇，三歲，戲於文帝前。文帝抱之臨軒愛玩，親之甚久，曰：「是兒極貴，恐破吾家。」文帝自茲雖愛而不意於勇。帝十歲，好觀書，古今書傳，至於藥方天文地理伎藝術數，無不通曉。然而性偏忍，陰默疑忌，好用鉤踐人情深淺焉。時楊素有戰功，方貴用，帝傾意結之。文帝得疾，內外莫有知者。時后亦不安，旬餘日不通兩宮安否。帝坐便室，召素謀曰：「君國之元老。能了吾家事者君也。」乃私執素手曰：「使我得志，我亦終身報公。」素曰：「待之。當自有謀。」素入問疾，文帝見素，起坐，謂素曰：「吾常親鋒

刃，冒矢石，出入死生，與子同之，方享今日之貴。吾自惟不免此  
疾，不能臨天下。倘吾不諱，汝立吾兒勇爲帝。汝背吾言，吾去世亦殺  
汝。此事吾不語人，汝立吾族中人，吾之死目不合。」帝因憤懣，乃  
大呼左右曰：「召吾兒勇來！」力氣哽塞，回面向內不言。素乃出語  
帝曰：「事未可，更待之。」有頃，左右出報素曰：「帝呼不應，喉  
中呦呦有不足。」帝拜素：「願以終身累公。」素急入，帝已崩已，  
乃不發。明日，素袖遺詔立帝。時百官猶未知，素執圭謂百官曰：  
「文帝遺詔立帝。有不從者，戮於此！」左右扶帝上殿，帝足弱，欲  
倒者數四，不能上。素下，去左右，以手扶接帝。帝執之，乃上。百  
官莫不嗟歎。素歸，謂家人輩曰：「小兒子吾已提起，數作大家。卽  
不知了當得否？」素恃有功，見帝多呼爲郎君。侍宴內殿，宮人偶覆  
洒汗素衣，素怒，叱左右引下殿，加撻焉。帝頗惡之，隱忍不發。一



日，帝與素釣魚於池，與素並坐，左右張傘以遮日色。帝起如廁，回見素坐赭傘下，風骨秀異，堂堂然。帝大疑忌。帝多欲，有所不諧，爲素請而抑之，由是愈有害素意。會素死，帝曰：「使素不死，夷其九族。」先，素欲入朝，出，見文帝執金鉞，逐之曰：「此賊！吾不欲立勇，汝竟不從吾言。今必殺汝！」素驚呼入室，召子弟二人而語之曰：「吾必死，以見文帝出語也。」不移時，素死。帝自素死，益無憚，乃闢地，周二百里，爲西苑，役民力常百萬數。苑內爲十六院，聚土石爲山，鑿池爲五湖四海。詔天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，驛至京師。

銅臺進梨十六種：

黃色梨	紫色梨	玉乳梨	臉色梨	甘棠梨
輕消梨	蜜味梨	鹽水梨	圓梨	木唐梨